

輯一  
城市逆旅

## 城市斷想

我的存在感繫於共有歷史投射的景物，  
此刻周遭一切異國的美，全屬無感。  
就像錯誤的旅伴，  
永遠讓人覺得旅行是一種無聊的浪費一樣。

我們並不真正直接看見自己——其實往往是從旁人的眼光中映照出自我來，更且從他者的語言和感述裡，把握自己。其實際，充其量不過是一種綜合的感知；某些修訂，反覆不斷的形成一種可變的、關於「自己」的

見解，如此而已。

倘設要我描記自己長期居停的一座城市，情況猶原這樣。

自然，我們會有些關於此座城市地形和歷史的知識；或者城市氣候、交通的種種體驗；也許長久以來，也累積了對此城的人們習性與反應的觀察……然而它們發生的時候，經常零碎而片面，不足以構成具體——一種環扣緊密的可以稱之為「精密描述」的東西。

對於自己的城市，也許就只「觀感」、「印象」之類，不能說沒有一點。

如前所述：從別人的眼之映照中，看見自己。同理，我們也看不見自己的城市，唯當自別的城市反觀的時候，私己居停之城的面貌，才清晰的浮現起來罷。

此情此景，我記得有好幾回。

我在電影映幕上看到流動著的十八世紀維也納華彩的市街，馬車輪輾在石板鋪地上滾動的聲音，夾雜馬蹄鐵答答敲擊。銀幕上呈現窄狹的車

窗，玻璃後邊映出一老一少的面影。那年紀大的正熱心的向初抵此城的少年解說道：「你瞧！維也納多麼壯麗！」少年此時循著那人所指，抬眼注視對街雕飾精美的建築物的門面，那明亮清純的瞳中，熱望自此落腳生活的幸福光明……。

然而一週以後，我帶著這一幕的印象，在日本北方旅宿的小房間裡，攤開一張明信片，開頭就寫道：

「我們居住了數十年的都市毫不壯麗……。」

話雖是這麼樣，等寄發了明信片回來旅邸，怔怔的從小窗格看出外邊的靜謐的落著雪的市街，那台北的街市、熟人與陌生人的臉便一一湧出來，台北的氣氛與調子，一概令人微笑的一幕幕閃現。自此，原是為跳離而出發的旅行，竟成一種遙想與依戀。

還有一回夏天，我徘徊在倫敦的羅素廣場（我住的紅磚面表的大旅邸就在對面不遠），在濃蔭華蓋底下，天氣雖有點悶熱，但英國佬三兩個閒坐，獨個兒的就伏在草地上閱讀，鴿子們走動啄食。忽然那異地的孤獨感

攫住了我，對台北一城的思念攪動著。翻開那一日的筆記留下身赴異國的空虛之感：

「年輕時代對異文化的嚮往，爾今看來覺得十分荒謬。」

「我的存在感繫於共有歷史投射的景物，此刻周遭一切異國的美，全屬無感。就像錯誤的旅伴，永遠讓人覺得旅行是一種無聊的浪費一樣。」

看來我從不曾喜愛過台北這個城市，除了當我遠離它的時候。



## 島形

我們幾個朋友蹲坐在那兒，  
向西、向東兩面大海，  
而島尾如地圖上的形，  
長長伸入南方巴士海峽之中……

向外人說明台灣內部的大致地理位置時，我常伸展左手、五指拼攏，  
略側向右——彷彿朝東北角傾斜的一幅地塊，這麼樣以右手食指比劃東海  
岸啦；北、中、南幾個重要都市以及連繫它們的交通線等等，常能給用具

體易解的台島概念。

除非極小竹島嶼，我們肉眼是無法立刻能把握它全體的形。根深柢固留在我們意識裡的台灣的島形，其實來自利用各種方法側繪出來的地圖。

在捷運月台大型透明片廣告欄上看到「台灣文學館」的意象告示，是一幅以打橫的古台灣地圖，像泓泳中的巨魚。許多人為首度見到這一「橫式」地圖，而對地理的台灣發生新的喜悅。

這幅十七世紀的島形圖，以何種測繪方法而來，我不明白。它重點式的表述——當時認為要緊的地位，詳實且放大了；次要的局部，收穫訊息較少的地方，便予以粗略，甚而一片空白，與現今的地圖知識相比較，它幾乎是一幅寫意的圖畫了——人們彷彿直覺到浮游的鯨的肚腹與背脊，在大海中載浮載沈。

這與更古的漢人以筆墨白描手法所繪製的「地圖」接近，古時的繪製者好像採自眾多的旅行者的口頭報告，由畫工勉強連續成一幅「示意」的樣子。

我們形容台灣的「形如甘薯」，大約古圖上的矮胖化以及不規則的肌里，所給予的印象。我讀到舊時的記載有關台灣島形的描述，覺得十分有趣，抄摘如下：

「它的形狀是橢圓形」——這太概略了，跟實際的地形感相去太遠。

「成為南北伸長的紡錘形」——評者說：在當時尚無紡紗工業的台灣，這樣的形容「怪怪的」。

「如同肥厚的菸葉的島嶼。」

「像貝殼似的小島。」

「恰如海膽。」

「像長歪了的梨，頸部過長」——這是《傳教士馬偕傳》的作者如此形容台灣。評者曰：這種說法一般難以接受，可說是連想者「形象觀不正確」之故。

「東西狹窄、南北長，南端尤為尖細，恍如大魚在轉尾巴，嘴向上的樣子」——紆緩如描寫，讓人較易進入想像。



關於「南端尤為尖細」此一圖像的實際經驗，我若干年前爬上墾丁極高的丘脊之上，那薄而脆弱的立足點，我們幾個朋友蹲坐在那兒，向西、向東兩面大海，而島尾如地圖上的形，長長伸入南方巴士海峽之中……。

今天，台灣地理島形已然確立在我們每個人腦子裡，什麼象形的比喻大約都用不上了。有時，我們看到什麼岩塊、湖泊的時候，反倒說：像台灣呢！

## 城區的午後

——  
我們走出那巷子口了，  
但和服少女苦惱的面容，  
盤據著我久久不去。

台北很大。許多時候我們稱述「台北」，也不止是一個地理界域或行政範圍的意思。就這緣故，有人動問，我們往往不知道從哪兒說起——比方說，你得看他（她）待過的城市，那城湊巧你也有所了解，從相較的角度，你對於台北的描述，也許一點一滴的拓開來。

然而情形常常並非如此，比方說，偶一路過某地，發現自己根本從未到過，那兒的氣氛與文化全屬陌生——於是你懷疑自己是否夠資格述說這座城市了。

上個禮拜某天，幾個朋友閒散走在雙連、迪化街、大稻埕一帶的老城區。午後雖然酷熱，但也有些微風，經過的地方，牆裡邊都有高大的雜樹伸過人行道來，蔭底下簡直可說是清涼。

望向那些舊牆裡面去，多有廢置的日式房屋，相連成好一片，也不知為什麼就棄置在那兒了。沿街面有時聳著貼白磁磚的三層舊樓，淺浮雕的磨石子，在頂上拱出個姓氏來——大約昔日還是淡水河港，繁昌起來的家族。往下走，見一座崩毀的紅磚古樓，據說是座長老教會，蓋得扎實樸素。但聞聽將被指定為「古蹟」時，連夜雇了挖土機把牆自毀了一大片，讓官方「指定」不成。據說某文化官員為此憤然掉了幾滴眼淚。

走著走著，我見一磚造帶院牆的兩層樓房，模樣完全是中國式的瓦呀，窗呀，一株濃密的大榕掩去樓的一面。很讓人想起年輕時拜訪過的友

人住處——她用不多的費用，租賃這二樓的一個無窗的房間。我曾在樓下遇到幾回房東的白髮婆婆，自己告訴我說：年輕時代一度是紅藝姐——可惜那時我年少沒留心聽取她的故事。

記得友人租房是住在「涼州街」，這兒卻明明是從未到過的「甘州街」……。

同行的朋友中有熟路的，說著昔時極盡聲色之娛的「江山樓」，即在往前不遠處。原來那白髮婆婆的妓家生活，這就可以想像。

穿越一條舊巷的時候，覺著有輛轎車被我們幾個擋路了，讓過一旁，那紅色汽車即在前邊停下，出車門是一男兩女。之中一女穿著藍花和服繫寬紅腰帶，引起我的注意，看起來約莫十五、六歲。另外那年女子打扮妖嬌，男人自是江湖人物帶（此刻用「押」字其實比較適切）那兩女上樓。樓梯畢直上，門口怪異的貼著一方紅紙。

看情形女子們彷彿是「出局」回來的樣子，開車的雄腰虎背的漢子將紅汽車駛走了。

噫！江山樓」雖然早經改建，而風華依然散留在它四周圍呢。

我們走出那巷子口了，但和服少女苦惱的面容，盤據著我久久不去。